

一生无法交清的房租

●钱永广

人世间

我的母亲如今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她是一位靠种地为生的农村妇女，共养大了五个儿女。在那极其贫困的年代，母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叫过一声苦，说过一声累。但在我记忆中，母亲偷偷抹泪还是有的。

记得我读初中时，住在离家十几里外乡村中学附近的一个破旧旧房子里。为了节省伙食费，小小年纪的我，放学后学会了自己做饭。其实，所谓做饭，就是煮稀饭，奢侈的时候就煮干饭。至于烧菜，根本没有。那时的我，每顿都是就着萝卜干，或者一瓶酱菜过日子。

由于只吃稀饭和干饭，没肉没菜，长期营养不良，我的全身出现了浮肿。不仅整日头昏眼花，而且两条腿肿得像粗罐子。有一次我晕倒在学校里，老师和同学们立即把我送到乡卫生院，当母亲从老家赶到我床前时，一看我那浮肿的大腿，知道是因为缺少营养，她一转身，大滴大滴的泪水就掉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在学校里，我吃什么，成了母亲最挂心的事。为了给我增加一点营养，隔三差五，母亲总要跑上十多里路，去学校给我送饭。

记得有一次，家里来客人，母亲把养

了两年多的一只芦花鸡杀了。母亲自然是舍不得吃的。招待完客人，母亲就将没有吃完的鸡肉放进碗柜。母亲盘算着，再过两天就是周末我回家的日子，到那时我可以享受美美的鸡肉了。等到周六我回家时，母亲正在田里干活，她招呼我赶紧回去把家中碗柜里的鸡肉吃掉。当我回家时，母亲却吃尽了千辛万苦，可那时我想拥有一块手表的欲望冲昏了头脑，所以当母亲给我戴上时，我竟没有本能地加以拒绝，只是为母亲淌下了心疼的泪水。

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，正赶上大哥、二哥刚房子结婚。要去报名了，母亲问我需要多少报名费。我支支吾吾，母亲沉默了半晌，什么也没有说。那些日子，为筹集报名费，母亲和父亲一样，寝食不安。

等到开学报名的前一天，母亲终于把东家挪、西家借的报名费筹集好了。当母亲递给我那一沓用红绳紧紧包裹着的钞票时，我感觉到那钱，像是灌了铅似的，那么沉，我感觉到又像是母亲的心，对子女的爱那么沉，以至于我伸手去接钱的时候，内心挣扎了好久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，终于有了收入。可家里的债务还没有还清。我开始谈恋爱了，临近结婚前，有一次我回老家，晚上，母亲的脸上充满笑意，我不知她从哪里借来了两千元钱。当她把钱捧到我面前时，她拿钱的手抖得厉害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这钱是给你和你媳妇买些新衣服准备结婚用

的，是少了些，但你知道，我们家就这样，你爸已经把多年的老烟枪给戒掉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知道母亲想表达什么。我刚工作不久，在外还租房生活，如今结婚了，看条件好的人家，父母为子女置办婚房，母亲大概是担心我责怪她没钱给我买房，可我又怎么会呢？

那天，当母亲把两千元钱塞进我手中时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看着母亲瘦削的身影，我竟一时语塞。是啊，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儿女，想起母亲的一生，为了爱我们，她和父亲一道，这一辈子，真是用尽了全身力气。

在今年的同学聚会上，有人感叹谁谁买了豪宅，谁谁的房子是本地最贵的，谁谁还在租房挣钱还房租。于是有人慨叹，就算我们奋斗一生，永远也不会住进最贵的房子。

想到最贵的房子，就想到作家贾平凹在《写给母亲》一文中写道：妈妈是我这辈子住过的最贵的房子。再想到我的母亲，我今生住过最贵的房子，不正是母亲对我的爱吗？因为我的母亲纵然贫穷，也始终牵挂着我，母亲的爱，像房子一样，始终为我遮风挡雨，温暖着我。母亲永远会把她的爱，最无私地给我，只要母亲活着，我就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牵挂。

母亲的爱，是世间最贵的房子，不仅买不起，即便是租赁，我一生都无法交清这个房租。

月色下的乡愁

●孙金梅

月挂天边弯又弯
银辉洒满旧时光
稻香随风轻摇曳
唤醒心中，久藏的乡
儿时笑声藏树梢
溪水潺潺唱着谣
炊烟升起黄昏后
家的味道，温暖如旧
星河低垂梦边缘
每一颗都是故乡的眼
夜深人静思绵绵
跨越千山万水，只为那一片天
月色下，我轻轻叹
乡愁如诗，悠悠扬
虽身在他乡为异客
心却永远，向着那温柔的光

青春

●袁巧燕

时光慷慨馈赠我们青春
我们有过山青花欲燃的生命绽放
体会过绸缪而芙蓉一笑开的人生浪漫
升腾过千古风流今在此的自信昂然
喷薄过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铿锵力量
我们拥有青春
因奋斗而无悔
因前进而激昂
因梦想而不朽
所以才有一声大笑能几回的豪迈和奔放
在青春的行走中
我欲穿花寻路
踏着新时代节拍
与强音合奏

七律·夏

●冀玉娥

暖日遥望夏夏，轻风浩荡白云飘。
花开遍地多新节，草绿穿林著锦篇。
碧水分流滋世世，青山积翠爽丰年。
苗肥喜气湖光染，景动初芽野色悬。



母亲的味

苗青摄

$$\xi = \sqrt{\text{人生智慧}} = \sqrt{\xi_1 \xi_2}$$

只抓一颗石子

●林丹

晚饭后的散步，偶然看见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对坐在草坪上玩游戏，他们摇动着身子，像微风中的两棵小苗。他们的游戏玩具很简单，就是面前的五六颗石子，每颗大概拇指盖那么大，我想，石子应该就是从草坪上捡来的吧。

他们先用小手把石子全部抓住，往面前轻轻一撒，石子就散开了，然后，他们将一颗红色的鹅卵石向上一抛，仰起头，目光盯着这颗红色石头，小手飞速地在草地上一摸，抓起地面的一颗小石子，手腕一翻一抬，准确地接住那枚落下的红色鹅卵石，两枚石子就在掌心欢快地“会师”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小男孩重新抛起红色的鹅卵石，再扬起头从地面抓一颗石子，直到把地面所有的小石子都捡回自己面前。

这种游戏，我小时候也玩过，也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，30多年过去了，我成熟老练了，这个游戏依然年轻活泼。

见有观众，一个小男孩居然向我发出邀请：“叔叔，你会玩吗？”

我觉得他的神情颇有点挑衅的味道，于是走上前，蹲下身子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当然会！我来试试！”

那枚红色的小小鹅卵石于是转移到我的掌心，我一握拳，手指能把它完全裹住。我把六颗石子撒在草坪上，将小小的红色鹅卵石在手中掂了掂，轻轻往上一抛，目光盯着鹅卵石，右手张开五指飞快地在草坪上抹过——我要把六颗石子全部抓住。但不幸的是，我只抓住了三颗石子，红色的鹅卵石已经落下，我慌张张翻转手腕，摊开掌心，红色的鹅卵

石准确地击中我手中的三颗石子，却“啪”的一声淘气地跳开，我抓了一个空，我立刻感觉两颗一阵滚滚。这两个孩子幸只有六七岁，如果他们大一点，认识很多字，一定会发现我的脸上分别写着“尴尬”两个字。

“我再试一次，刚才没发挥好。”我略带赌气地说，再次抓起六颗石子，撒在面前，瞪着眼睛记住他们的位置，只差北斗七星定位了。红色鹅卵石升空，我大手一挥，历史再次重演——我还是只抓到三颗石子，而且，落下的红色鹅卵石已经换上了我的指肚，却还是毫不客气地逃走了。

我有点不知所措了，一次失败可以说偶然，两次相同的失败可就是必然啊！就在我走神的时候，那个小男孩说：“老师教过我们，我们的手小，一次只抓一颗石子，这样既不会

分心，也能把落下的石子牢牢抓住。”

我居然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，真没想到，出来散步，居然被一个孩子扎扎实实上了一课，子曰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，诚不我欺哉！

反省一下自己，刚才的失败，不正是因为自己太贪心吗？我的手想抓住所有的石子，自然而然分心，分心则容易出现差错，出现差错就会更加慌乱，一慌乱，就连最简单的事也做不好了。

人生中，我也不应该被贪心所左右吗？既想得名，又想得利；既想赚钱，又想安逸；既想健康，又想吃喝；我不也是常常幻想，能把人间的一切好处都紧紧抓在手中吗？结果呢？磕磕绊绊了这么多年，走了那么多弯路，三十不立，四十犹惑。今天，我才想明白这个道理——一次，只抓一颗石子！

依然爱水仙

●孔祥秋

一直喜欢水仙，几分的羞弱，倚了小小的一汪水，清新得很。叶也好，花也好，很不一样。任你在家中养了许久又许久，依然是没有丝毫尘世的味道，真是一个“仙”字的灵越。

有人说，养水仙必有清雅之趣、清雅之心，也许吧。我爱水仙，前后买了许多盆，养起来也很用心。可不是叶子发疯似的长，就是花株渐渐枯萎，或是开不出花来。好端端的水仙，在我的手里也就这般的糟蹋了。如此几番，也就死了心。尽管是这样，我对水仙还是心存喜爱，决无由此生出怨怼的恨怨。养不成也罢，看看别人的水仙也不错。好似遥望夜里的星月，更觉得美了。

朋友家的几盆水仙养得水润，我便时常去看。朋友见我这般喜欢，要送我一盆，都被我坚决地推辞了。水仙，宜静。想我这烦躁

的心性，是真不适合养水仙的，实在不敢再有丝毫的贪欲。

虽然养不成水仙，但一直寻听着水仙的消息。原来水仙并非倚了水即可成为仙葩。若是闷困在厅室里太久，水脉太旺，叶子自会疯抽，从而了无仙影，便俗成荒草了。水仙要常放到阳台上，让它沐浴云月之影，明暗之光。而夜晚的时候，盆内的水也要经常清掉，让水仙的根也呼吸天地灵气。而水一定要常新，决不可浸泡于污浊之中，不然会灵气尽失。

水仙，古诗画里常有的意象。水仙的诗不少，也不乏名家妙语。水仙的古画也不少，但却不曾见过一次原本。不过，早些年南方的朋友曾经寄给我一封信，那信封上就贴了一枚水仙的邮票。方寸之画，更显水仙娇巧

玲珑之美；绿白之彩，更有摇曳生机的灵动。我将那邮票剪了下来，夹在一本书里。只可惜时日渐久，却记不清是哪本书了。搬家再搬家，那邮票再也不曾见过，想来是丢失了。看来着实与水仙无缘。

水仙近年关而开，与蜡梅同香，寓意团圆。这般吉祥的花株，的确招人喜爱。记得有位作家说：“穷家过年，也要一点颜色。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。这也算是代替水仙了吧。”对这话，我是不认同的。小的时候，每近春节，娘总在窗台上养几碗青蒜。青蒜，的确有几分水仙的形神，更何况水仙也的确被叫着“蒜”的。可我的母亲不识得一个大字，断无什么风雅之心。养青蒜，并非要什么穷酸的颜色。那时候寒冬之时，乡间没有什么时令蔬菜。生一些青蒜苗，掐三五株生吃，割一

盘荤炒，都是不错的鲜味。那时的左右邻家，总是这样养几碗几碟的。都是柴米人家，哪有雅兴的意思在里面，至少我的乡亲不是那个意思。写到这里，忽然有养几盆青蒜的冲动，毕竟那种很纯正的乡间味道散失得太久太久了。

一株青葱，卓立梦影；数点颜色，花开云朵。好一盆水仙，真是天外飘来的雅客，那份神韵仙风的确实不入俗流。可想一想，水养的花草，比如说莲花，比如说芦苇，比如说菖蒲，等等，都是有几分仙气在身的。忽然觉得这种灵气应该是在水，而不在植物的吧？

水仙，是一种植物，也给了我一种智慧。水脉旺盛的地方，自有仙缘。爱水，当是我。

品

味

汉

语

董行

汉语，是中华文化的宝库，文学的摇篮，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。汉语和文字，相互滋养对方，丰富和发展对方。细细研究起来，是很有意思的一门学问。我于偶然的退思中，略窥一二，咀嚼品味，便觉满口皆香，余味无穷。

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，或简称为“一叶知秋”，由一点推及全面，见微知著，因小及大，其中蕴含着观察与思考的方法论。如此枯燥的哲理，却以形象化的诗美语言传达，“一叶”之微，“天下”之大的反差，叶落之实与秋降之虚，全都凝缩于九字之中了。

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或简称为“淡交如水”，水是淡的，自在、自然地流动，且长流不息，这便是真诚而久远的友谊象征了。将抽象事物具体化，是汉语文学性的一大特色。

汉语的双声叠韵有一种音乐上的缤纷感，迷离悠远，奇妙非常。“细雨霏霏”，“霏霏”原较抽象，作为“细雨”的听觉与视觉的双重写意，却平添了一种意味。“月儿弯弯”，这“弯弯”本是写实，并无多少抒情功能，进入民歌，与“照九州”相结合，加上一句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，“弯弯”之月便使人联想到愁人愁眉的眉宇；弯弯之月投射的光则是暗淡的，照在茫茫九州大地上，只会构成“愁”的意境，那“欢乐”不过是虚弦的陪衬而已。

“风”与“火”使我想起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这一对仗的联语。想一思莽莽原野上的寒夜之夜吧，一堆篝火，抗联将士孤单的身影，火苗烤暖了前胸，背后却是无边的黑色和凛冽的寒风，有限的火所能给予的一点温暖，怎抵得过无限的“风”拂来的严寒威胁。这十个字在描述上达到了如画的逼真，而在抒情与人生悲剧命运的暗示方面，其潜力尤为深厚。

凝练、浓缩、精确，描述事物传神写意，且隐含着抒情色彩和引人深思的哲理内涵，融叙事、抒情、理性思考于短小的词句组合中，是汉语的文学性之所以耐人品味的魅力所在。

形容多，说多如“过江之鲫”，一种密集感、动感，尽在其中；少呢，则是“寥若晨星”，落寞情怀，油然而生。说容易，“易如反掌”，难呢，“难于上青天”。“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拉不出”，多么夸张的反差对比，九牛拉一字，荒诞中自有独特的情趣，堪称天才的创造。“人去楼空”，不仅传达了一个信息，而且暗示出一种失落，一种凄凉，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沧桑感。“树倒猢狲散”便迥不相同了。这是对卖身投靠、寄人门下的宵小之徒的鄙夷，甚至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，其喜剧性和讽刺性是显而易见的。

我很欣赏“风烛残年”对奄奄一息的老年人凄凉晚景的隐喻；“杯弓蛇影”是对“吓破了胆”的人畏怯心态的描绘；“不共戴天”将人与人的仇恨对立关系夸张到极致。“打开窗子说亮话”，当是群众的创造吧。也许在交谈中双方尽在绕弯子，吞吞吐吐，不着边际，于是有一方耐不住了，急欲“摊牌”，才开门见山，来了这么一句。所谓“亮话”，便是坦言直说，“亮”是对着隐语、暗示之类的“暗”来的。话也有“亮”“暗”之别。“亮话”已是一个漂亮的创造，却还嫌不足，又以“打开窗子”这一形象的动作来补充，以驱散“吞吞吐吐”的暗云迷雾，便使这句话上升为更具活力的文学语言了。

汉语的艺术魅力值得认真欣赏、品味，对读者如此，对作家们亦然。无视母语遗产中的丰富宝藏，一味迷恋甚至盲目崇拜着“洋腔洋调”的朋友们，何妨回眸审视一番？